

冰心

儿童图书奖

获奖作品



母亲的幸福树

王海椿◎著



地震出版社
Seismological Press



母亲的幸福树

王海椿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母亲的幸福树 / 王海椿著. —北京：地震出版社，2013. 7

(冰心儿童图书奖获奖作品)

ISBN 978-7-5028-4289-5

I. ①母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小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87. 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10393 号

地震版 XM3028

母亲的幸福树

王海椿 著

责任编辑：赵月华

责任校对：孔景宽 凌 樱

出版发行：地震出版社

北京民族学院南路 9 号 邮编：100081

发行部：68423031 68467993 传真：88421706

门市部：68467991 传真：68467991

总编室：68462709 68721982 传真：68455221

E-mail：seis@mailbox.rol.cn.net

http://www.dzpress.com.cn

经销：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刷：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

版（印）次：2013 年 7 月第一版 2013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

开本：710 × 1000 1/16

字数：223 千字

印张：15

书号：ISBN 978-7-5028-4289-5/I (4977)

定价：29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，本社负责调换)

■ 王海椿，当代作家，江苏淮安人。现居广州，任某报主编。曾在《小小说选刊》、《家庭》等报刊任编辑、记者、执行主编等职。作品多见于《解放日报》、《羊城晚报》、《新华日报》等报刊。曾获《人民日报》、《小小说选刊》、《小说月报》等报刊文学奖项。作品集《唐小虎的理想》获2009年冰心儿童图书奖。

目 录

一个朋友	(1)
波奇的愿望	(4)
伙 伴	(7)
宾尼的铃铛	(10)
报 复	(13)
神 像	(16)
唐小虎的理想	(19)
季哥的椅子	(22)
同学介一	(24)
最高学位	(27)
祖父的酒壶	(30)
唱歌的冰棒	(32)
电梯工小散	(35)
童年的歪房子	(38)
母亲的幸福树	(40)
保姆阿珠	(42)
暖 冬	(44)
老杜爱上海	(46)
石 匠	(49)
白 莲	(51)
信 缘	(53)
古 陶	(55)

冰心
bing xin \ 儿童图书奖获奖作品

复 杂	(57)
边缘人生	(59)
游 戏	(62)
老 尤	(64)
创意村长	(67)
恐钱症	(69)
剃头匠老袁	(71)
画家与猎手	(73)
流行墨镜	(75)
名 人	(77)
证 明	(79)
一只狼的忧思	(82)
烈犬二黑	(85)
病	(87)
威 风	(89)
书法家	(92)
一张假币	(95)
礼 物	(97)
张小喇叭	(99)
野 兰	(102)
大家子弟	(105)
闲 事	(107)
卖鼠药的男人	(109)
特型演员	(111)
王先生	(113)
刀锋上的人生	(115)
蛇 王	(117)
小木匠	(119)

寻 找	(121)
麻 三	(123)
孤独的状元	(125)
修表人	(128)
红指甲	(130)
恩 珍	(132)
爱上本田雅阁	(134)
挽 歌	(136)
盲人小鹿	(139)
大 伍	(141)
邮 所	(145)
忆 忆	(148)
簕杜鹃下	(151)
米兰一街	(154)
兽 医	(156)
闲 章	(159)
龙舟会	(161)
野园居笔记	(164)
神雕刘	(166)
辨 书	(168)
雪 画	(170)
古 灯	(173)
闲云茶馆	(176)
小红筷子	(178)
跨下桥	(181)
茶 仙	(183)
雅识斋主	(186)
田七嫂	(190)

张九驴	(193)
菊 痴	(196)
美人蕉	(198)
母鸡下了个双黄蛋	(201)
一只在城市行走的鸡	(204)
打鸣的猫	(207)
借 牛	(208)
态 度	(209)
大玩家	(210)
生活小调	(213)
丑 翁	(219)
正荣当铺	(222)
双 灯	(224)
造像五题	(227)

一个朋友

一个朋友，和我们处得不错。

这个朋友是什么时候进入我们的生活圈子的，如今已不大记得了。总之，他很快就和我们玩得很熟了。

这个朋友个头不高，瘦瘦的，皮肤也黑，但很精神，整天西装笔挺的，领带打得很正规，给人干净利索的印象。

我们常在一起喝酒。喝酒时他总是选择偏座，主动给我们倒酒。他倒酒很熟练，不用酒壶，瓶盖一打直接倒，一抬手，杯里的酒不满不浅恰到好处。他酒量不小，但有时为了陪我们，常常喝多了。喝多了，就会说一些大话，我们不喜欢听。

不过，在不喝酒的情况下，他很会说话，大多是些恭维的话。恭维在现代语法里是个贬义词，这实在有失公允。俗话说讨了便宜还卖乖，可说恭维话的人却是乐了他人贬了自己。细想想，我们谁不喜欢恭维呢？女士新做个发型，喜欢人夸漂亮，男士貌似武大郎，也希望人说潇洒。这个朋友就是能满足这样心理的人。比如说，你明明一官半职都没有，他见了你却恭维地一笑：“领导来啦！”并给你递烟倒水，弄得你在他面前真像个领导似的。你新买个小包，价格不菲呢，但其他人可能并不注意，他见了却眼睛一亮：“这小包不错啊。”翻来覆去地看、摸：“这皮质，这手感，多好。哦，卡丹路的，名牌就是好，怕有两千多块吧？”

你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。在歌厅唱歌，你的歌像公鸭子叫，他也使劲地鼓掌，下来了还对你说：“唱得不错，唱得不错。”把你一时的尴尬应付过去了。

所以，大家都喜欢和这个朋友在一起玩，和他在一起玩你心里没有负担。

当然这个朋友的好处不仅仅体现在会说两句好听的话上，在实际行动上也做得很好。他喜欢帮你忙，喜欢为你做事。比如说谁家没有液化气了，跟他说一声，马上帮你弄去灌了。谁家下水道堵塞了，叫他一声，马上便会来帮你疏通。有一次小李的钥匙丢屋里了，把他叫去，他从5楼的窗子爬进去，手被玻璃划破了，流了好多血。还有一回他来我家玩，我要去参加一个宴会，时间紧，我站在衣橱前打领带的工夫，他已蹲在我身边，把我穿在脚上的皮鞋擦好了。

这个朋友不但小事会做，还能帮你办些上台面的事。比如你突然来几个朋友，要请客，钱不凑手，他要么是掏钱给你应急，要么就带你去某家可以签单的饭店。你要是碰到什么特殊情况需要临时用个小车，他马上就能给你联系一辆。

这个朋友好像没什么职业，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是干什么的，也懒得问。他三天两头往我们办公室跑。有时我们忙，顾不上和他打招呼，他就坐在那儿抽烟，不发一言。抽了一会儿烟，就不声不响地走了，像没来过一样。

突然有好长时间没见着这个朋友了。有一天办公室几个人不知谁提到了他，说他因为行骗被抓起来了。有的人便露出鄙夷的神色，大多数人则是无所谓的样子，忙各自的事去了。

我是在一个大雨天才想起这个朋友的。那天我没带雨具，我想假如他知道，肯定会给我送一把伞来。

回过头来想想，这位朋友为我们倒酒，为我们掏下水道，为我擦皮鞋，可他出事了（还不知是真是假），却没有一个人提出去看他，甚至连一点怜悯的神情都没有。当初我们刚认识这位朋友的时候，大家好像

或多或少对他怀有几分戒心，可自始至终他没有骗过我们一分钱。我还曾怀疑他和我们套近乎是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帮忙，可他从未让我们办过任何一件事。

一个朋友，就这样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。

波奇的愿望

波奇今天有点兴奋，边干活边算计着，这 50 元该怎么花。

刚才去倒废品的时候，竟然从一本书里滑出一张 50 元钱，他见并没人注意，就迅速捡起放口袋里了。他面红耳热，甚至手心都出汗了。长这么大，他可从没偷拿过人家东西。他自我安慰道，这钱既不是老板的，也不知是哪个卖废品的，我不捡将来也是被打成纸浆。

波奇今年只有 15 岁，到废品铺子做搬运工已有两年了。父亲常年患病，为了替瘦弱的母亲分忧，他不肯再上学，就出来打工了。虽然每月只有 800 元，但毕竟能帮上点家里。

波奇从没痛快地花过钱，工资一领就大半寄家里了。这白捡来的 50 元，说什么也要慷慨一回。对，下班去吃麦当劳，虽说洋快餐也没什么好的，可自己还没吃过呢。不，还是去买件 T 恤，夏天到了，自己没一件像样的汗衫。哦，应该先买洗发水，这些日子都是用洗衣粉在洗头呢，头发一点都不顺畅。这回要买一瓶好的，舒蕾？海飞丝？他想来想去，总是没两样东西就把这点钱算没了。唉，到时再说吧，总之起码要去糖水店喝一杯糖水。

傍晚，离铺子关门还有一个多小时，来了个带着小男孩的妇女，说是上午卖的废品中，里边有 50 元钱。她向老板解释，她的孩子把钱夹在一本旧课本里，她清理废品时不知道，就捆在一起了。她说，那是孩子的压岁

钱，一直没舍得用，准备攒着买一套画具和颜料，他喜欢画画。可这几天，家里买油的钱都没有了，急着没法，才好不容易找出一些烂铁、破塑料盆以及旧课本，总共才卖了十几元钱。

老板说，我们要关门了，那么多东西，怎么找呀？即使找到了，又怎么知道那些东西就是你卖的？

那母亲苦苦哀求，老板终于答应让他们找找看。于是那母子就爬上了高高的废品堆。

可那么多废品，要在短时间翻到自己所卖的东西几乎是不可能的。那母亲的手一个劲飞快地扒着，男孩也在旁边帮着忙。

波奇搬着东西，心里却是又后悔又焦急。那母亲的话他都听到了，后悔的是，自己不该拿那钱；焦急的是，他们不可能在废品中找到钱。他真想立即将钱掏给他们，可老板若是知道他捡了钱，藏起来不上缴，会把他骂死的，甚至让他滚蛋。

那母亲的汗直往下滴，前额的头发都湿了，那孩子的脊背上也透着汗。

波奇捏了捏口袋里的票子，它像一只蚂蚁在咬着他。是的，他们也是穷人，和自己一样，要不，就是 500 元，也不会这样找呀。

老板在那边催道，不要找了，不要找了，我们要关门了。

这时，波奇走过来，声音低低地，对那母亲说，不用找了，钱在这里。男孩看着他手中的钱，说，是的，就是这 50 元，我还记得一个角有点破了。

那母亲和孩子接了钱，对老板和他说了很多感激的话走了。波奇看到老板的脸狠狠地阴着。

果然，老板冲他吼道，你给我过来，那钱真是你从书中捡的？他咕哝着，是的，老板。

你胆子不小了，竟敢偷铺里的东西，明天不要来上班了！老板吐了一口唾沫，现在就给我滚！

冰心

bing xin \ 儿童图书奖获奖作品

波奇在大街上走着，夏夜有点燥热的风吹干了他脸上的泪。他摸摸口袋中皱巴巴的 10 元钱，走进了糖水店。也许明天真的要离开这个城市了，无论如何，也要喝一杯两元钱的糖水。

伙 伴

黎明的衣襟上挂着水珠儿，浓浓的雾气使人感觉到微寒。在这个小镇的郊外，一个男孩正在河坡上割着青草。

这个叫多宝的男孩是马戏团的演员，他割草是要喂他的一只羊。为了多割些草，今天天不亮他就起床了。此时，他的衣服已被露水打湿了。

说来那只羊，伴他已有 10 多年了。刚买来的时候，还是只小羊羔子，洁白的皮毛像云朵，黑亮的眼睛纯净温和。他摸摸它的头，它咩咩叫着，还舔他的手。他心底即刻升起无限怜爱的感情。

但驯兽是冷酷的事情。虽然人也会利用动物的情感，但更多还是残忍的鞭子迫使动物就范。

羊是最温顺的动物，但如果你强迫它做某件事就难了。比起猴子、狗，甚至老虎、熊，它倔强得多了。狗只要给它肉吃，几乎要它做什么就做什么。猴子有玉米、香蕉就很听话。哪怕是老虎也会在饥饿和拷打面前妥协。

记得师傅教他驯一只老虎。这只老虎很强悍，怎么打也不配合训练。师傅就把它关进笼子饿了三天，饿得它快昏厥了，才喂点肉给它，刚缓了点神，师傅就用鞭子猛抽它让它配合训练。如是几次，这个不可一世的英雄终于屈服了。

而对付一只羊，比老虎要难得多。尽管它的要求很低，只吃一点草，

但它不会因为你给它草吃就听你的话。它很固执。如果你想像对付老虎那样，饿它三天，再给它吃一点点草而让它乖乖听话，这是绝对办不到。说不定它会绝食而死。

他们马戏团驯羊表演主要有跳火圈、走钢丝、踩球等几个节目。这个固执的小家伙，把它赶到台上，它就是不肯往火圈里钻，往钢架上爬。任他拽着它的脖子，扳它的角也不行。师傅常说，驯兽的唯一秘诀就是——狠。心狠，手狠。

一只老虎的倔强没有什么，一只羊的倔强让他钦佩，或许更多的是怜悯的成分。他一点也不愿打它，可是，他又不得不打它。

他想它和他一样是无法选择命运的。他们都是被遗弃的孤儿，命运不主宰在自己的手里。

近晌午，多宝感到有点儿热，他脱掉了上衣，歇了会儿，光着膀子，感觉风从臂上呼呼走过，手下的刀更有力了。

据说自己四岁那年，得了一种治不好的病，贫穷的同时也是狠心的父母就把他丢进一个草丛里。师傅路过抱起了他，将他收养，从此马戏团成了他流动的家。

看着羊身上被打的伤，一种无奈的痛苦煎熬着他，撕裂着他，但他确实没有改变的办法。自从来了马戏团他就身不由己了。是不是人要活着，总得要做点违心的事？

当初师傅训练他时，也像训练动物一样。六岁练走钢丝，八岁练骑马，稍有松懈轻则拳脚，重则棍打，身上到处是伤。

后来师傅教他驯兽。对他说，任何动物都可被人驯服，驯兽师不可在动物面前软弱。

他驯服了很多动物，也和它们产生了感情，可是没有哪个动物比得上他和羊亲。晚上，他带着它一起睡，还和它说话，它温顺的眸子使他感觉不到夜是那么孤独。它是他的朋友、兄弟。

尽管马戏团备有干草，但他很少用干草喂它。每到一处，安顿好营地，他就带它出去（他们的马戏团多在乡村表演），找一片草地，让它吃

鲜嫩的草。有时候，他还学它的样子，扯几棵草叶在嘴里嚼着，朝它做鬼脸。

它终于和他配合了，他的一个眼神，它就明白他要它做什么。它的一个眼神，他也明白它要表达什么。他们成功表演了一个又一个节目。

刀在草地上飞快地走着，在多宝听来，就像是它啃草的声音。他想，多嫩的草呀，你一定喜欢吃。

有一天多宝突然发现自己的伙伴老了，胡子呈土黄色，无精打采地弯卷着，毛像一件露着棉絮的破棉衣，行动明显不是那么敏捷了。

记得最后一次表演，它好不容易才爬上架子，在钢丝上接连打了几个战，它真的是力不从心了。好在它最终没有摔下来，完整地表演了最后一个节目。

下场后，它就倒在地上直喘气。第二天走路都困难了——它是再不能表演了！

马戏团的动物老得不能再表演时，多半是被屠宰手廉价买去杀了。这次多宝自己出了钱，把这个退役的伙伴留在身边，给它喂草，喂水，帮它洗澡，剪胡子。

它毕竟是老了，这天早上，多宝发现躺在身边的老羊已经硬了……

夕阳的余晖把河坡涂成青紫色，多宝站起来伸伸酸了的手臂。他已割了一整天的草了，身后，已堆成了个小山似的草堆。他说，伙计，准够你吃的了。

他把草一捆捆向不远处的一个小土丘运去。它的伙伴——那头老羊，就埋在那里。

明天，他们的马戏团就要到另一个地方演出了。